



花火

文学系列
09

一爱倾城

「今生，你再也不会来，
可这场梦，我愿意一个人做到地老天荒。」

暮雪上的晨星



清音墨影◎著
MU XUE SHANG DE CHEN XING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暮雪上的晨星

白晓燕◎著
MU XUE SHANG DE CHEN XING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清音墨影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暮雪上的晨星 / 清音墨影著. — 沈阳 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.8
ISBN 978-7-5313-3783-6

I. ①暮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9216 号

暮雪上的晨星
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责任编辑 王 平
责任校对 范丽颖
特约编辑 吴红玲 曾状状
装帧设计 何 鹏
封面摄影 Milk 摄影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271 千字
印 张 9.25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783-6

定价 : 1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楔子 001

秋晨飞快地伸手去拉他，触手却是一片森森白骨。



Chapter 1 薄雾晨曦，微光孤寂

003

全剧终，看见满场空座椅，灯亮起，这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。

Chapter 2 时光短，不过，思念太长 021

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的笑与泪勾起，原来从未忘记。

Chapter 3 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

045

沉溺若即若离，是最残忍的默契。



Chapter 4 声音请忘记 073

想念如果有声音，愿那不是悲伤的哭泣。

Chapter 5 记忆再轻，轻不过脉搏 093

青春日行渐远，一如日光之后的黑暗来临，那是永别。

Chapter 6 暮雪上的晨星 119

爱情不停站，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。

Chapter 7 那么远，这么近 147

微似沙，轻似烟。怎会有风波，有惆怅跌入了恒河？



Chapter 8 地老天荒，凝结成伤 167

有些爱像断线纸鸢，结局悲余手中线；有些恨像是一个圈，冤冤相报不了结。

Chapter 9 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处 191

用一刹那交换一个天长地久，用现在交换你的从此以后。



Chapter 10 星光幽黑，疼比告别更疼 2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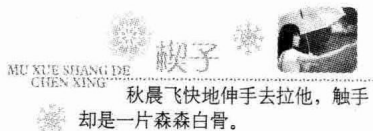
谢谢你不介意爱一个千疮百孔的我，谢谢你带我走出那片泥沼。

Chapter 11 暮衡，我爱你 249

爱太渺小，抵不过命运的心血来潮。

Chapter 12 你的世界，等不到我的苍老 273

如果下一次邂逅，你别再那么瘦，我想一直沦陷在你的眼眸。



那一日，草长莺飞。

碧绿的草坪在橙黄的阳光下荡漾，风一吹，便有高高低低的波澜起伏。

秋晨看着顾知其从远处跑来，身高腿长，动作舒展矫健，橙黄色的夕阳下，她几乎能看清他额角的薄汗，和眼里明亮温暖的光芒。

她走到草坪中央，伸开了双臂等着他，心里默默地念：知其，我的知其。

眼看就要到她的面前，顾知其的脚下却猛地出现一个偌大的黑洞，整个人顿时陷了进去，秋晨飞快地伸手去拉他，触手却是一片森森白骨。

Chapter 1

薄雾晨曦，微光孤寂

MI XUE SHANG DE
CHEN XING



全剧终，看见满场空坐椅，灯亮起，
这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。

赵秋晨大汗淋漓地从噩梦中惊醒，靠在床头急促地喘着粗气，花了很长时间，才让梦里顾知其那惊慌绝望的目光从眼前消失。天色已经微明，薄薄的晨曦透过窗帘的缝隙映在淡黄色的地板上，今天应该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

秋晨起床洗漱，深秋的冷水已经有些刺骨的寒意，一捧捧地拍在脸上，终于让她清醒了过来。吃完两片面包喝了一杯黑咖啡，秋晨出门上班。她工作的杂志社离家不近，要转一次地铁。早上的地铁里，载满了睡眠惺忪的男男女女，车厢里混合着早餐的油味和地铁里特有的一股霉败的味道。

记忆里，秋天的空气应该是新鲜纯净的。秋晨想起以前学校门口的桂花树，那细细密密的小黄花，那沁人心脾的恬淡香味。可只是一阵轻风，花瓣便会纷飞飘散，没入泥土，毫无踪迹可寻。就像逝去的从前，除了周而复始地在梦里出现，他便好像从未存在过。

秋晨照例是第一个到公司，开了电脑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上MSN，跟远在美国的杂志艺术总监Ms. Bauer报到，一分钟以后，她的电话便会打过来。

“晚上好，Ms. Bauer。”秋晨一边戴上电话的耳机，一边打开插着杂志所有最新版面的黑夹子。

“哦，亲爱的秋秋，今天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我男朋友出差去了。让我们好好地看一下这期的版面。”

秋晨眼前一黑。这句话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Ms. Bauer会把对整个杂志社所有编辑劳动成果的不满和鄙夷，统统发泄到她的头上，而她只能唯唯诺诺地听着，飞快地做笔记，如果Ms. Bauer心情好的话，她或许可以反驳两句，从她手中抢救出来一到两个被枪毙的版面。

“好的，我们开始吧。”秋晨深吸一口气，拿了本刚开封的N次贴，开始认真地做听写。一直到十点多钟，杂志社的编辑开始

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，秋晨仍然在奋笔疾书着。她的身后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人，随着她记下的一句句Ms. Bauer的意见，人群中不时传来倒抽冷气的声音。

“秋秋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天又对你凶。”过完了276页的整本杂志，Ms. Bauer说。

“我知道，你每次都这样，也是对事不对人。”秋晨勉强笑笑，“况且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
“我年纪大了，脾气改不了了，请你原谅。”

电话挂断以后，秋晨合上夹子挥了挥手：“老板的意见都记下来了，你们自己去看吧，有问题来问我。”说完，她便趴在了桌子上，听见身后的一群人飞快地集合到会议室里，抢着看自己的版面。

她刚缓过劲儿从桌上爬起来，就听见远远地传来一个清脆爽朗的声音：“……所以说，每天这么晚上班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专题编辑宋流韵一边走进办公室，一边一脸惋惜地啧啧赞叹。她很美，一双大眼睛顾盼生辉，永远都是神采奕奕的模样。

“是啊是啊，晚上班耽误你看帅哥了。还是同一幢楼里的帅哥。”她身边是全办公室唯一的男性，美编杰夫。他不住地摇着头，对于一帮以看帅哥为生平第一大爱好的女人，除了鄙视，似乎无话可说。

“秋晨！”宋流韵转头看见秋晨，立刻飞扑过来，俯身揽住她的肩头，“帮我个忙好不好？”

她的香水是甜甜的花香味，虽然很浓，但并不难闻。她的声音也很软糯，尤其是在求人的时候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刚才，我去楼上那家律师事务所采访，结果把录音笔忘在采访对象那儿了。”

秋晨立刻反应过来，微微一笑说：“看帅哥看愣神了吧？”

“哼，你去看就知道了。记得找……”宋流韵说着，递过来一张名片。

米白色的名片，纸张颇厚，捏在手里的感觉很踏实。

秋晨记住了那个名字。

纪暮衡。

那家律师事务所比秋晨所在的杂志社只高两个楼层，秋晨决定从楼梯间爬上去。一路上她走得很慢，权当是出来放风，散散心。刚走完一层楼，就听见头顶上有人说话的声音。

“齐先生，如果你有案子要委托我，还是通过我们事务所比较好，何苦把我拖到楼梯间里来？”这个声音不紧不慢，沉若止水，听不出半点儿情绪，在空荡的楼梯间回响起来，带着一股从容淡定的成熟感觉。

“哎呀……这不是……在公司里说不方便嘛……”另一个男人嘿嘿干笑了两声，“你也知道，我们李总的少爷，才二十出头，年轻人嘛，未免有点儿冲动……”

“嗯，那倒是。”那人倒像是赞许地说，“别人不过是占了他的桌子，他就能打断人家三根肋骨。真是热血青年。我们这种老人家，自叹不如。”

他把嘲讽的话说得这样认真，秋晨站在楼下听了，竟然忍不住有些想笑。

“你……”姓齐的人似乎早预见到他的反应，只停顿了片刻，就换了个有些居高临下的态度，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公司跟你们的合同，今年年底就要到期了吧？A城的律师事务所，恐怕……”

“没错，A城的律师事务所多如牛毛，什么样的大律师你们李总请不起？我想，以后您也不用再到楼梯间里来找我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办公室，更亮堂一些，齐先生，你说呢？”

“纪暮衡！你要搞清楚，我今天来，不是来求你接这个案子

的，不过是给你个机会，送李总一个人情，你要是真这么不识时务的话，以后可别后悔！”

原来这个温润淡定的声音，就是纪暮衡。秋晨突然有些忍不住，想探头去看看他的长相，能让宋流韵那样长吁短叹的一张脸，不知到底是什么样子？

“齐先生这么关照我，我真是感激不尽。”纪暮衡轻声笑了笑，“不过可惜，我待会儿约了人，就不能请你吃饭了。慢走，不送。”接着便是防火门打开的声音。

秋晨猛地反应过来，自己竟然一直站在这里，偷听这并不光彩的对话，或许是自己已经患上了编辑八卦的职业病？秋晨轻轻地推开自己这层楼的防火门溜出去，特地换乘了电梯上楼。

律师事务所的前台带她去了纪暮衡的办公室，接待她的是纪暮衡的助理。

“你好，我是楼下佳人杂志社的，我是来……”秋晨刚自报家门，纪暮衡的助理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支录音笔。

“是来拿这个的吧？”她甜甜一笑，露出深深的酒窝。

“嗯。谢谢。”秋晨点头接过，看了眼她们身后紧闭的办公室大门。

他的门上，在自己的铭牌下方，是一张照片。风景照。照片上只有两块纯净的颜色，上半部分是淡青色的天空，下半部分是一片蔚蓝的大海，波澜微卷，整个画面简单而平和。看着这张照片，秋晨突然觉得，世界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

“纪先生出去吃饭了，你还有事找他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”秋晨回过神来。

回办公室的路上，秋晨站在楼梯间里，似乎被一股好奇心驱动着，打开了录音笔。早上的采访，是下一期杂志的职场主题，关于办公室性骚扰的。所以才会采访一个律师。他的声音，透过音响效果并不很好的扩音筒，在逼仄的楼梯间里回响。“……所以，在遇到这种侵犯个人利益的，甚至是带来了人身伤害的不法

行为时，诉诸法律，才是保护自己的最佳手段……”那种声音，像是月朗星稀的静夜，温和清淡，偶尔闪着光芒，无端地让人觉得平静。

那一期杂志的制作过程中，宋流韵一直后悔，没有带个摄影记者去采访纪暮衡，好歹也应该拍张大头照放在角落里，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到，要找机会做个专访，美其名曰，揭露律师真正的行业内幕。

秋去冬来，专访一直没有约成。那位传说中的帅哥，似乎不太喜欢抛头露面。

圣诞节快要到了，秋晨跟Ms. Bauer的电话沟通会时间猛然拉长，因为他们要在Ms. Bauer去度假之前，把明年二月的杂志做完。为了配合Ms. Bauer的时间，秋晨这天早上七点就要到公司。

早晨第一班地铁里，秋晨接到主编的电话。

“秋晨啊，最近辛苦你了。不过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简老师像献宝一样亢奋，“赵秋晨，我打算升你做编辑部主任。”

秋晨握着电话，愣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
“秋晨，虽然你不是佳人里工作时间最长、最有经验的编辑，但是在我手下那么多本杂志里，只有你搞得定Ms. Bauer，而且你这几年的努力，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你负责的旅游、美食这些生活版面，一直越做越好，你做佳人的编辑部主任，我想大家也不会有意见。”

“……谢谢简老师。”秋晨竟感觉不到快乐，只是干涩地回答。她似乎永远不会忘记，学英语专业的自己刚进公司时，与其他新闻学和中文系科班出身的编辑之间的差距，也不会忘记Ms. Bauer起初对她的刁难，更不会忘记简老师曾经对她的怀疑，认为她在佳人，也待不了多久。其实她中途不是没想过要放弃，可是却一直坚

持了下来。她不过是为了一个梦想，而这个梦想，来自于一句玩笑话。

那是高三刚开学不久的一次动员会，全校的高三学生都被集结在阶梯教室里，听着校长口沫横飞地鼓动。秋晨就靠在椅背上，听着身后一排的顾知其跟他们班上的同学小声聊天。

“我妈让我学医，她说家里要有个医生，以后生病什么的就不愁了。”说话的是顾知其的好朋友马瑞。

“学什么医，整天对着尸体解剖，你还吃得下饭？”顾知其趴在桌上，声音从秋晨的脑后传来，像下午三点的阳光，慵懒随意。

“你以为我想啊，还不是我妈总唠叨。你妈不唠叨你？你爸的公司，不等着你接手？我看你也就是出国学个工商管理的命。”马瑞嗤之以鼻。

“我爸的公司是我爸的。跟我没关系。”顾知其摇摇头。

“我早想好要做什么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战地记者。我站在废墟上谴责美帝国主义，身后就嗖嗖地飞子弹，多正义多震撼的场面！”

那年刚好爆发“9·11”，美国攻打伊拉克，每天的新闻里，都能看到硝烟弥漫的战场。

秋晨终于忍不住回头，小声地说：“你不怕被炸弹炸死？”
瞪着他的眼睛，已经有了些许怒意。

顾知其笑笑：“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？要死我们俩一起死。”

他的眼里满是轻松，那句话明明像是玩笑，却有那么一股认真的、誓言的味道。秋晨顿时红着脸转回了头。校长还在台上慷慨激昂地陈词，她却满脑子都是那么一句话。

他竟然邀请她一起死？

事到如今，曾经的年少轻狂，早已经在现实中灰飞烟灭。玩笑终究成为了一句玩笑。这世上大概除了她，没有人会为顾知其这样一句话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她只是放不下。他的梦想，既然他自己不能实现，那么由她来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哪怕不能完全实现，她的工作只是牵强地跟这个梦想搭了点儿边，至少，她为了他，做了些什么。

从地铁站里出来，秋晨才发现天空竟开始飘起了雪花。对于雪天，她一向没有什么抵抗力，洁白的雪花，是她心底里最不愿想起的回忆。恍惚了片刻以后，她拉起大衣的领子，埋头走上已经湿滑的楼梯。

这个地铁口一向人比较少，加上时间又早，所以耳畔除了秋晨自己的脚步声，并无杂音。走到一半，突然从上面冲下来一只黑猫，两只眼睛散发着诡异的绿光。秋晨下意识地往后一退，等她反应过来自己是在楼梯上的时候，已经脚步踏空，身体后仰，只是一声尖叫还没来得及出口，便跌入了一双坚实的手臂之中。她扶着那人的胳膊站直了身体，惊魂未定地抬眼，对上一双平静的黑眸。

漫天肃杀的风雪里，只有他眼中有些许沉静的暖意。

“谢谢。”秋晨低头拉了拉衣襟，轻声地说。那个人没有回答，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。他的五官挺拔干净，有种成熟内敛的英俊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似乎黑得深不见底，但又不觉得阴沉，反而是笑起来的时候，整个脸庞都淡淡地温暖着。他指了指秋晨的脚下，有一丝询问意味地看了她一眼。秋晨顺着他的手指低头，发觉自己靴子的侧面蹭到了不少泥灰，大概是刚才踏空的时候崴了一下。她晃了晃脚踝，有点儿刺痛，不过似乎并没有受什么伤。

“没事。真是多亏了你了。你有没有……”那个男人微笑着摇了摇头，理了一下刚才弄皱的衣领。雪花飘在他的肩头，倏地

没入黑色的羊毛大衣里，沉寂无声。

走上去公司的路时，秋晨发觉他跟自己同路，一直不紧不慢地拖在自己身后一步。她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放慢了一步，改成跟他并肩，只不过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米的距离。她又不知道自己该跟这个陌生人说些什么，只好继续保持沉默。过马路的时候，一阵狂风刮过，她看见他低了头，似乎咳嗽了两下，但是又没发出声音。猛然间秋晨意识到，这个人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没有说过。难道他……刚才她说的话，明明他都听懂了的。也许他只是不能说话，却听得见？她转头看了他一眼。他也意识到什么似的，低头对上秋晨的目光。她立刻躲开他的眼神，转眼看马路对面的红绿灯。他那样挺拔英俊，却不能说话，秋晨不由得感到有些遗憾。

他们进了同一幢写字楼，两个人对视一眼，颇有默契地微笑了一下。“那个……我去买早饭。”秋晨指指一楼大厅里的便利店。那人还是不说话，点点头，从大衣口袋里抽出右手，对秋晨摆了一下，便自己走向电梯间。他的背影，同样沉寂，还有一点儿忧郁。

那天下班的时候，秋晨又一次碰见了。秋晨加完班，路过公司门口的咖啡店，打算进去买块蛋糕垫饥。她站在柜台前，不经意地一转头，便看见他坐在沙发上，捧着杯咖啡，飞快地在一本笔记本上写着什么，写完了，再递给坐在他对面的人看，那人就轻声说着什么，两人一直这样缓慢地交谈着。接着，他似乎也是不经意地一抬头，看见了秋晨，会心一笑。秋晨突然想到两句诗，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这明月清泉般的微笑，很有些熟悉的感觉。

或许是一旦偶遇以后，本来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之间便会生出某种奇怪的联系，秋晨再一次见到那个英俊沉默的男人，竟然就在一个星期以后的周六晚上，而且是在一个她完全想象不到的场

那是一家名叫Forget的酒吧，开在最繁华的酒吧一条街上，新装修的店面，真的吸引了不少人。秋晨大学寝室里的好姐妹陆茜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女青年，刚上大学，就组建了乐队做了主唱，整天跟留着长发的几个男生夜以继日地排练，练到今天，才总算开始在酒吧驻唱，因为乐队里每个人都把工作了几年的积蓄拿出来，合伙开了这家Forget。正式演出的第一天，秋晨被邀请去壮场面做观众，顺便被要求在下一期杂志的搜店栏目里，给他们留块版面打打广告。

陆茜他们在唱了几首流行的口水歌暖场之后，重头戏的金属摇滚开始粉墨登场。

秋晨一听到吵闹的架子鼓就开始有些头晕，又不好擅自离场，只得端着自己的杯子，逃离了本来离台过近的位子，在角落找了张没人的桌子坐下。刚呼了一口气，揉了揉被灯光闪得发晕的眼睛，秋晨便发觉自己的对面那张桌子边坐下一个人。

也许是灯光太过光怪陆离，她没能一眼认出他来。直到他看着她的眼睛，像遇见老友那样默契地笑了一下时，她才终于反应了过来。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里，她突然觉得这个角落安静了下来。就像那天的风雪之中，不期然地跌入他温暖坚实的臂弯里一样。明明只是个陌生人，她却觉得他很熟悉。也许就是因为他暖意融融的微笑，虽然跟另外一个人笑起来的样子完全不同，却都有种让人安稳的神奇力量。

他坐了下来，打手势叫来服务员，指着饮料单点好了东西，便转头专心地看着台上的表演。秋晨对于这种劲爆的摇滚乐确实欣赏不来，又发觉陆茜不断地从台上往她这边瞄，只好跟着人群，该尖叫的时候尖叫，该鼓掌的时候鼓掌，竟然也很快觉得热血沸腾起来。又一次跟着观众疯狂地尖叫完之后，秋晨无意间往